

随笔

新书架

《八道湾十一号》

卞庆

本书以鲁迅、周作人在北京的寓所——北京市西城区八道湾十一号为空间线索,以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跨度为经,将周氏兄弟的私人生活轨迹和中国文化、社会、政治变迁的重大事件融为一体,涉及周氏兄弟的亲情、家庭、子女、社会关系以及社会活动。作者笔力深厚,炉火纯青,文字经得起咀嚼和回味,并令人唏嘘感慨。

作者黄乔生,著名学者,鲁迅、周作人研究专家。北京鲁迅博物馆副馆长、研究馆员,《鲁迅研究月刊》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鲁迅研究会秘书长。主要著作有《自然与人生的盛宴》、《走进鲁迅世界》、《度尽劫波——周氏三兄弟》、《鲁迅与胡风》等。他为写作此书,用五年时间来考察和整理相关资料,对发生在八道湾十一号内部的重大事件都做了详细的还原和分析。在还原历史真相上,堪称前所未有的详尽和具体。

文苑撷英

古今批语妙趣多

张雨

在中国历史上,留下来不少幽默诙谐、调侃搞笑、妙趣天成的批语。读之,令人赏心悦目,回味无穷。

清朝一次科举考试,有一位考生平时少读诗书,考场上抓耳挠腮,半天不能成文,忽然灵机一动,写下四句打油诗交卷。诗曰:未曾提笔泪涟涟,苦读寒窗整十年。考官若不把我取,回家一命赴黄泉。阅卷官见了,甚觉好笑,便在每句诗后面加了两个字,原诗变成:未曾提笔泪涟涟——不必,苦读寒窗整十年——未必。考官若不把我取——势必,回家一命赴黄泉——何必。考官的四个“必”字,被传为“妙批”。

相传李鸿章有一远房亲戚,此人一不学无术,却想通过科举考试步入仕途。有一年他去参加考试,结果竟未答上一题,无奈之举便在试卷上歪歪斜斜地写下这样一句话:“我是中堂大人李鸿章的亲戚”。可是,他实在是个草包,竟把“威”字写成“妻”字。主考官看到这张试卷后哭笑不得,最后在他的卷子上了批了六个字:所以我不敢娶(取)。

清朝有一位考生风尘仆仆赶来应试,但此生进考场后,迟迟不能下笔,最后勉强写了不满300字,第二天便弃笔而去。一位考官见此情形,在其试卷上批道:“不远万里而来,不满三百而去。何其惜墨如金,何其挥金如土。”

抗日战争时期,某一报考川大的学生,做不出几道题,在试卷上写打油诗一首:人生在世能几何?学了几何值几何?不学几何又几何? 阅卷先生看了,在考卷上批评道:该生几何既差,且意志消沉,殊不足取。然打油诗尚有巧思,建议估给五分。

恢复高考制度的第一年,某省高考历史试卷上有这么一道问答题:法国1804~1815年间执政的皇帝是谁?有位考生答题疏忽,竟把“拿破仑”写成“拿破枪”,幽默的阅卷老师看后,在答卷边写了四句打油诗:“该生答题好荒唐,法国皇帝拿破枪。如若果真有此事,不如敌国民兵强。”

有一学生作文,喋喋不休,滔滔不绝,但有用的话极少。其师模仿《敕勒歌》,批曰:“篇卷苍生茫茫,风吹草低见四行。”

又一学生作文,词不达意,且下笔千言,离题万里。其师戏评道:“两个黄鹤鸣翠柳——不知所云,一行白鹭上青天——离题万里。”

某生在作业簿发下来后,见老师在文末批曰:“请看《前出师表》最后一句。”他暗自得意,以为自己的文章可与诸葛亮相媲美,赶快去查看,原来是“不知所云”四字。

随笔

母亲的单眼

李美丽

母亲六岁时,邻家男孩追逐嬉戏,不小心从背后撞倒她,母亲跌倒的瞬间,手中心尖的棒棒戳中自己的左眼瞳仁。从此,她过着只剩一只眼睛的生活。

母亲左眼眼窝下陷,淡黄色的眼球夹杂了浅绿、灰白,眼睛外明显异于常人,但我只发现她右眼有极佳的视力,几乎忘了她的世界有一半是黑暗的。

我幼年时,厨房的时钟坏了,母亲腕上没表,她总是从门口探出头,眼睛穿过小巷,望向对街米店墙上的老钟,再决定下厨时间。

记得小学那几年,母亲家事得闲就搬来圆凳,要我坐好,然后在我发堆里找寻芝麻大小的头虱和细细白白的虱卵。待找到后,不管头虱或虱卵,她都先给我瞧瞧,然后移近她右眼。候地,耳边就隐隐传来母亲以指甲尖挤压那小东西的细微破裂声。

为了贴补家用,母亲不分日夜在家缝制大沙河果农套水果的纸袋。水果的季节过了,到成衣厂,按件计酬,剪线头。成衣厂的新布匹有异味,“剪线头”让母亲眼睛酸涩受损。后来,母亲帮婶婶带小孩。她升格当了祖母,就帮儿媳带孙子。带过两个孙子后,帮第三个孙子冲泡牛奶时,她视力愈来愈弱,奶瓶的刻度变得模糊,孙子只好另找奶妈帮忙。

母亲只接受三年的教育,出门看到店家招牌,便像初识字的孩子般,不自觉地念出声来。我见状,特地借了视弱生读的大课本给她。闲暇时,母亲指着一点五倍大的字体,一字一字读,不懂的便通过注音符号拼读。除了读课本,母亲也随机读广告纸,读墙上日历的二十四节气、胎神方位、冲煞、诸事宜或忌,等等。直到新的一学期,我又带回新课本,母亲说她整天流目泪、学目屎,还是嗜好仅剩的一只眼睛要紧,要我别再带课本回家了。

自此,我才发觉母亲的床头陆续出现眼药膏、眼药膏、地下药店买来的枸杞地黄丸等。

三年前,七十五岁的母亲戴着老花眼镜穿针引线缝衣服,我见了赞叹,她说,针穿不过时,心里一直念“老天爷”,老天爷听见就会来帮忙。不过,后来穿针引线的事,母亲就找孙子,原因是现在超市买来的针跟以前不一样,针头扁扁的,针孔细细的,可能连佛祖都不习惯。

前年冬天,我看母亲背心拉链没拉好,顺手帮她把拉链拉高,这才发现衣服下摆拉链的两个齿列斗不起来,右边拉链的车缝线也抽离了。

“眼睛不好,找不到洞口,磨来磨去就磨坏了,换拉链要花钱,要穿时直接套上就好啦!”母亲说得轻松,我却眼睁睁看着她右眼愈加失去功能。

自小至现在,偶尔我也轻闭起左眼,模拟母亲单眼的生活。我走楼梯,上楼时只微感到不适应,下楼时,左脚仿佛要踩空,我低头,每一步的踩踏才显得真实;我也试着横过马路,那一刻,视野变小,马路短了一截,车辆行人也少了,我转身九十度,才找到另外一半世界;我还试着单眼上网、打电脑,屏幕的距离改变了,变得不切实,键盘的尺寸变宽了,觉得快炸爆我的右眼。

我用有限的比喻,告诉母亲说,这真像原本两只手要分担的重物,现在全由一只手来提,真是累人,母亲却说她早就习惯了。然而,生活中有些事情,母亲直到晚年才渐渐习惯。

母亲不曾出现在我的学校,不喜参加婚宴,最排斥面对镜头。

我童年时唯一一张黑白全家合照,她刻意缺席,往后拍照,母亲仍是回避、推辞,如果过度热情相邀,向来柔软的她,脸上罕见的喜悦神情,霎时教人为之噤声。

多年前,无意中发现抽屉杂物底下压着一张母亲娘家的家族合照,年约五十的她,满脸笑容,

笑容里有原子笔使力乱画的凹痕,那痕力道似乎隐含了哀怨与呐喊,我第一次发现母亲的伤痛如此巨大。

原来,水面无波不等于平静。

有了数码相机后,我经常偷拍母亲,拍她专事一事的侧脸;拍她微驼的身躯;拍她大笑时,失去戒心的那一霎;有时,假装把镜头对准建筑物、大树、天空,按下快门之前,再将焦点迅速对准母亲。也曾经被母亲发现,她总不耐烦地说:“给我偷拍?别拍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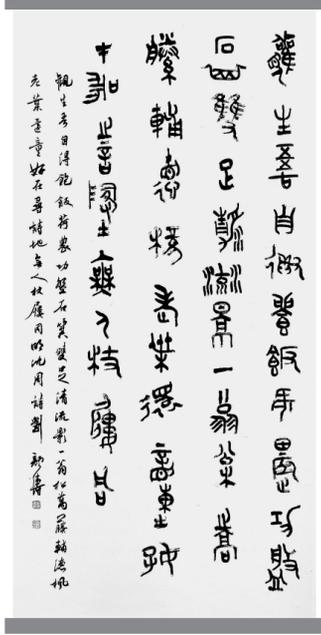
有一年,我带母亲去日本旅游。在富士山下,我突然奇想,请母亲帮我拍照,她一口答应。我先估计好远近距离,教母亲通过观景窗取景,再按下快门。母亲第一次拿相机,戒慎恐惧,时而上下,时而左右,来回移动找寻我要的背景画面。在我还没把嘴角拉到最满意的弧度时,她的食指按下快门,机身跟着晃了晃。我大笑说,按快门就好,相机不能动,重拍。

母亲再次移动相机,动作照样生涩。我拿着镜头,收起下巴,摆出笑容。镜头后方,长长的天光里,一片金黄,母亲仿佛是那枚美丽的落日,我早母亲一步,按下心中快门,捕捉了一幅流光动人的画面,然后,忍不住上前抱住母亲。

往后,与家人外出,我常找机会请母亲帮忙拍照。自此,有时她大方让我们拍照,有时说什么也不愿意。

“拍那么多照片做什么,有拍就好,我死了可不要像你爸爸,出殡那天放大一堆照片给人看。”

母亲心中中长的阴霾何时散去,很难说明。年过半百,最幸福的时刻是陪母亲散步,三只眼睛一起看着乡下水沟小鱼游来游去,看田里稻子结穗,或者一起下厨,听她絮叨:“鸡肉要洗干净,这一粒粒的葱,这一小块是脾,眼睛要看清楚,这些都不能吃。”



刘庆涛 书法

散文

雁荡山之美

孙丽丽

凡妩媚秀丽的山川,游人多欣然游之。近入江南,至温州乐清,走近雁荡山。喜欢乐清二字,清丽如水,而雁荡,有着词的意境与豪情,散溢一种古韵气息,吸引着我去往。

黄昏时分,夜色像一张大网罩下来,说黑还白。朦朦的天色下,这时的灵峰景区,别有一番精致与意境,奇形怪状的山峰,如一幅水墨山水画,疏阴有致,黑白相间,虚静相生,迷蒙中有点超尘。

夜色下的雁荡山,像灯光下的手影,变幻多姿,白天的合掌峰,此时似雄鹰双翅翘拢,作一次疲惫之旅的小憩。移步观之,凶残的老鹰竟化作美妙的乳峰,自有一番风情。

月亮清幽而遥远,远处的群山似一个个剪影。从另一面看,合掌峰又成了情侣峰,少女裙裾飘逸,想必是山风吹拂,她双手深情地搂着男友脖子,那思念仿佛浩浩江水,终于画上了句号,我似乎瞥见少女秋水明眸里的亮光,而男友像刚从远方风尘仆仆归来,身上的挎包还未及放下。

最赏心是大龙湫。来到大龙湫,天色转暗,闻水声哗然,一孤瀑穹空而落,以草书之韵跌宕而来,却有一种婉约之美。瀑布呼啸,有乐之旋律,飞溅的水珠,让徐徐山风扯成柔曼的素绢,环绕于山崖石壁。古语云:飞瀑之下,必有深潭。深潭是飞瀑经年冲击而成的。

脚边游鱼在水中,有动有静,来来去去,可谓悠然。想必世间事,以自然为道,鱼游于水,鸟飞于天空,人不拘一格,各呈其才,一切按自然行走,就可见怡然。

喜欢雁荡山,想必是水滋养了山之灵气。一年四季水之变幻,正如情绪多变的女人。潭水中,有人撑了竹筏,穿越龙湫风景,水云烟雾分清,疏影横斜水清浅,有一种古典的意境。

游雁荡山,只需沿平坦的石子路缓缓前行,各色奇峰妙景尽收眼底,不必耗太大的体力。由大龙湫抵至灵岩,即小龙湫,双珠谷口有徐霞客青石雕像,徐霞客情有独钟雁荡山,曾三游雁荡。往前走为灵岩寺,四顾峭壁如刀削,寺宛若坐在天井,绕寺而过,渐闻水声潺潺,一路竹影婆娑如舞,行至二峰处,见一道飞流挂于山间,小龙湫袅娜仿佛一柔静的女子。

到了卧龙潭,此处景色让人惊叹连连,宛若进入仙境,远处山峰或浓或淡,湖水澄清如镜,山岚与天间几抹白云倒映其间,着实清秀可爱。

喜欢一个地方,在于它悠远的气质和深邃的蕴意。雁荡之风景,以峰、洞、岩石、泉、门、嶂称胜,历经岁月烟尘,依然宁静悠远。



山之恋 (油画) 刘艳卉

绿域杂俎

林语堂说休闲

田宏莉

时下,国人生活节奏日益加快。匆忙疲惫的人们,越来越向往休闲的生活。作为文学大师,林语堂先生一生追求闲适有情趣的生活,对于休闲,他有一套自己的观点。

在林语堂看来,世间万物尽在过着休闲的日子,只有人类是为着生活而工作,人类是唯一在工作的动物。尽管人类因为工作创造了无比璀璨的文明,但人类也因此失去了诸多休闲时光。

林语堂说,其实,享受休闲生活并不需要花费很多,它要比享受奢侈生活便宜得多。享受休闲,还必须有一个恬静的心地和乐天旷达的观念,以及一个能尽情欣赏大自然的胸怀。

什么样的人才有资格享受悠闲呢?林语堂说,这样的人须有丰富的内心,简朴生活的爱好,并对于生财之道不大在心。

在林语堂看来,要发展文化,非得有休闲生活不可。因为文化本身的进步,实是有赖于空闲的合理利用,一天忙到晚的生意人,吃了晚饭就睡觉,解声如牛者,是绝不能有助于文化发展的。而许多文学杰作,都是在环境所迫的空闲中完成的。人文巨著《周易》,是周文王被囚时写成的。史学杰作《史记》,也是司马迁被打入狱中有空闲才完成的。希腊的散文早年也是在同样的空闲社会背景下产生的,如柏拉图的《会话》。

连载



族”,她对这个定义还算满意,她骨子里顽强面对艰苦环境的意志再次昂首挺胸,这就如同让她重新找回了自己,她觉得身体里再次涌动使不完的劲头。郑典说走就走,不拖泥带水也不依依惜别,我根本不知道她是什么时候离去的。望着她那个空荡荡的床铺,我想不出别的告别方式更能适合郑典。

卢奇玮不能接受把她也划入“漂一族”的行列,她分明觉着自己和郑典是不同的,我和后面,我们跟在她的后面,如同公主出嫁似的,郑典吐吐舌头:“像出嫁。”我趕緊捂住她的嘴,风声还是传入顾青青的耳朵,顾青青回头“呸、呸、呸”三声,就遏制了哭泣。顾青青被北京某歌舞团接纳,改编在歌舞团的舞蹈队里。

没想到我竟然看到了他脸上的这种表情,那是一种很大的感觉,开阔,丰裕,无限。我很感动,就答应了他。

“他会不会是在身上绑了威亚?”卢奇玮开玩笑地问道。

“不会,确实没有。”金鱼眼一本正经地回答。

黑小撇压根儿就不信,他在金鱼眼离开后对我说,他宁愿不听这些,虽然他不得不佩服她编故事的能力。我却认为金鱼眼是在事实的基础上展开了漫天的想象,这也属于创造的范畴。再说,在我看来,爱情真的是依赖想象力的翩跹才使得它更接近现实。

卢奇玮不让我黑小撇送她,她说她相信不久我们就会重逢,新鲜一朵朵地飘落在我头顶,风儿搂紧了我的腰,他在窗口的黑夜里,浮凸在夜色中,整张脸上写着谦卑与悲悯。我真的

顾青青离校的排场搞得很大,她的那位小提琴家的母亲亲自来接她,而且还带着两个男助理,这两个男助理同样的穿着打扮,紧身黑T恤紧身牛仔裤,一边耳垂戴着银耳环。他们各提着一箱东西,像两个保镖左右开道。顾青青哭得稀里哗啦的,在整个走廊里一路甩泪,她的母亲穿着七分高的高跟鞋,脸上的妆容一丝不苟,脖颈上绕着的三圈长颈链晃晃的,晃得走廊满地的裂痕。她跟在顾青青的后面,我们跟在她的后面,如同公主出嫁似的,郑典吐吐舌头:“像出嫁。”我趕緊捂住她的嘴,风声还是传入顾青青的耳朵,顾青青回头“呸、呸、呸”三声,就遏制了哭泣。顾青青被北京某歌舞团接纳,改编在歌舞团的舞蹈队里。

昼都是光芒。

第二天一早,黑小撇穿上他唯一的一件咖啡色皮衣,虽然大夏天穿皮衣是反季节的穿着,但他坚持认为只有穿上这件皮衣才合乎当时离校的情境。他背着登山包,手臂与腿脚的配合有些失调,形态并不如他自己期望的那般潇洒,简直可以说他是带着一脸的滑稽跟踉踉跄跄地离开了北京电影学院。

我在他离校后将近六小时,才拖着行李悠悠地往外走,我的慢出自我内心的沉重。到了学院门口,正准备打车去机场,一眼瞥见门口的报摊橱窗里艾子瑜光彩照人地站在某时尚杂志的封面上,此刻她正朝着我微笑。我回正视线,北京电影学院在我后面坚定地矗立着,我不敢回头。

北京电影学院,不说再见。(完)